



唯物史观视域下的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研究丛书

唐正东/主编

# 一般数据、 虚体 与数字资本

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  
数字资本主义批判

蓝江 /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数字技术、云计算和大数据与资本主义合流，迫使人们对资本主义进行新的思考，本书就是对数字化时代下的资本主义进行思考的一种尝试。全书从数字化带来的新异化出发，围绕数字身体、数字货币、数字本体论、数字资本，对未来数字条件下的社会主义做了展望；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切入，对数字资本主义进行深入的剖析，揭示数字资本形成了以一般数据为根基的数字化平台，而这就是数字资本主义支配生命政治治理和政治经济学关系的奥秘所在。

这本著作从问题意识到写作风格，不是巴迪欧式，不是阿甘本式，而是蓝江式的。阅读此著你不一定全然同意书中的观点，但你一定会看到一个又一个印有作者独特“签名”、在当下生活中鲜活展开的原创性分析与思想实践。

—— 吴冠军，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蓝江教授的这部著作在某种意义上彰显出了一个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观察这个时代特有的视角。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批判以及其有关未来社会的构想方式都被有机整合在了这部对当下数字时代的理解和反思之作当中。

—— 夏莹，清华大学哲学系长聘教授

ISBN 978-7-214-26290-5



9 787214 262905 >

定价：65.00元（精装）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数字资本主义批判 / 蓝江著. —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22.5

(唯物史观视域下的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研究丛书)

ISBN 978-7-214-26290-5

I. ①—… II. ①蓝… III. ①资本主义经济—网络经济—研究 IV. ①F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1)第 100995 号

书 名	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数字资本主义批判
著 者	蓝 江
责任编辑	曾 偲
装帧设计	林 夏
责任监制	王 娟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新世纪联盟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52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	17.75 插页 6
字 数	227 千字
版 次	2022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2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26290-5
定 价	65.00 元(精装)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蓝江**，1977年9月生，湖北荆州人。

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江苏省青年社科英才，2020年度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国外马克思主义、当代欧陆激进左翼思想，主要著作有《忠于事件本身：巴迪欧哲学思想导论》《阿甘本五讲》。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两项。



唯物史观视域下的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研究丛书

唐正东 主编

► 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

——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数字资本主义批判

现代性的元结构基础及其批判

——雅克·比岱的哲学思想研究

资本逻辑的当代转型及其矛盾本质

——大卫·哈维的资本批判理论研究

劳动主体、社会矛盾及解放路径的转型

——哈特与奈格里的生命政治哲学研究

数字资本时代的平台空间批判研究

出版人 王保顶

出版统筹 曾 偲

责任编辑 曾 偲

装帧设计 林 夏



江苏人民出版社  
微信公众号



凤凰书苑

# 总序

从学术的角度推进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准确地把握其出现的各种变化和本质,深化对其发展规律的认识,是当下学界的一项重要任务。它不仅可以使我们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更加全面地剖析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而且还可以从当代资本主义所无法摆脱的困境的维度来深化对资本逻辑本身的研究,从而对我们在新的实践语境中来驾驭资本关系提供有益的启示。

在当下的语境中,数据化生存已然是一种客观的事实。我们通过数据的中介而被联系在一起,作为平等和共享的数据包的一种要素而相互存在着,这要比当年通过货币的中介而使我们的社会关系不断延伸要来得更具质变性。我们通过数据的中介而使我们的主客体世界无限延长了,这已经不是一种手臂和脚的延长,而是世界本身的延长。这可能会使我们感叹一个新世界来临的可能性,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这个数据化的世界同样也有算法歧视、数据的资本化运作等难题。在马克思当年的货币化世界中,古典经济学家面对新出现的这个世界,很高兴地表示这是一个与封建时期的强权化社会秩序不同的、平等的自由交换的新世界,个人对他人的关系也从原先的依附关系变成了自由人之间的共生关

系。但马克思却明白地告诉人们,资本主义货币化社会关系的本质不是一般的货币交换关系,而是以资本自我增殖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特殊的货币关系。因此,它背后隐藏着的是与表面的自由平等关系不同的剥削与统治的关系。对这一点的强调并非为了让我们在当下的语境中照搬马克思当年的观点,而是敦促我们保持明确的方法论自觉。数据化世界的现实社会关系基础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维度,在私有制生产关系基础上的数据化世界很难摆脱资本对数据的控制。而要使数据化世界这个新要素能够真正服务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就必须把它放在新生产关系的实践语境中。

资本逻辑批判一直是唯物史观视域下资本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从资本关系出现的那一刻起,无止境的贫困以及无聊的劳动就一直是左派批判理论家关注的焦点。前者往往从交换或分配关系变革的角度,后者往往从基于人性的自由自觉的劳动的角度,来阐发自己的观点并提出克服上述困境的具体路径。对马克思恩格斯来说,上述阐释路径的最大问题在于拘泥于经济学的角度来谈论资本逻辑的本质。尽管从表面上看来,资本关系的确只是一种经济学上的关系,但如果真的只从经济学视域来探讨资本关系的本质,就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亚当·斯密准确地看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交换的平等性,但他没看到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交换的吊诡性,即资本家在通过交换过程而得到劳动力商品之后,一定会在劳动力商品之使用价值的实现过程即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迫使雇佣劳动生产出超过其自身价值的一个剩余价值。如果不越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层面,如果不从唯物史观的视角进入生产关系的层面上来谈论资本关系,那是看不到上述这种吊诡性的。约翰·布雷、威廉·汤普逊等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家之所以无法在克服不公平的分配关系上得出有说服力的结论,其原因正在于此。而在我看来,当代西方左派学界的一些学者尽管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力,但他们解读资本逻辑的方法论却依然延续了从单纯经济学维度入手的解

读思路。于是,资本关系的最大问题仍然是分配关系之不公平的问题,而不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性问题。当我们面对他们所提出的各种诱人的替代方案时,我们要思考的其实不是这些方案是否完美,而是它们是否真能得以实现,是否真能推动现实社会关系的历史发展?

当代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复杂化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劳动主体、社会矛盾表现形式上的新变化,同样是我们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中要面对和重视的问题。劳动产品的形式从物质产品向知识产品的转变,使我们开始接受非物质劳动、生命政治的活动等新概念,并开始对劳动主体的转型问题感兴趣。从经验的层面上看,非物质劳动的确具有物质劳动所不具有的新特点,譬如,它更强调劳动者之间的协作性和共享性。但当有些国外学者说非物质劳动的这种新特点决定了它必然会开辟出人类社会关系的新未来时,我们需要思考的是:这种解读思路在方法论上是否存在着局限性?马克思当年面对机器体系的作用问题时,他感兴趣的不是机器的作用而是机器大工业对劳动过程的改变以及由此而对社会经济形态产生的影响。这不是因为马克思对工业过程有偏好,而是因为他把机器放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层面上来加以解读的。当我们今天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的非物质劳动过程时,我们不仅要在生产的技术方式维度上关注非物质劳动的新特点,而且还要在生产的社会关系维度上来关注这种非物质劳动的具体表现形式。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条件下,非物质劳动的协作性和共享性到底会以什么样的形式表现出来?它还有可能以单独的形式来推动社会关系的发展吗?从本质上讲,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关系到我们能否正确理解唯物史观在方法论上的深刻性。

从现代性维度来剖析资本主义的特征,是学界很早就开启的一种学术努力,有从文化维度切入的,也有从经济学、政治学等维度切入的。从现代性的结构或元结构的角度来深化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不失为一种可喜的理论努力。我们只有真正搞清楚了现代性的结构特征,才可能找到克服现代性之内在矛盾的科学路径。其实,不管是对现代性还是对现代

化进程的研究,都有一个审视角度的问题。如果我们只是在文化的维度上把现代性解读为资本逻辑在文化层面的效应,那么,现代性批判的理论路径便只可能沿着文化的维度而展开。同样,如果我们只是从经济学和政治学的角度来谈论现代性问题,那么,现代性的结构当然就会被解读为市场和组织的相加。应该说,这些解读思路从某个角度来看都是有学术价值的,但当我们面对唯物史观对现代性问题的解读思路时,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方法论变革在此问题研究中的重要性。对唯物史观来说,社会实践是解读现代性问题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因此,那些看似独立的文化要素、经济要素和政治要素,其实都是现实的社会实践活动因其复杂性而展现出来的客观内容。从唯物史观角度来深化对这种复杂现代性的解读,可以让我们更加准确地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内在矛盾及外在表现形式,同时也可以帮助我们正确地理解超越这种现代性的现实路径。对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研究还可以从很多其他的角度来切入,在此就不详细展开了。此丛书是我们在这一领域所做的一项学术努力。我们希望通过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研究的唯物史观视域的强调,来凸显一种方法论的自觉,以使我们能够从社会历史过程的角度来推进对此问题的研究。至于我们是否真的做到了这一点,还要请读到此丛书的专家学者们来评判,请大家批评指正。此丛书得到了南京大学文科卓越研究计划项目“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支持,在此表示感谢!

唐正东

2022年3月1日于南京

# 目录

序 曲	1
第一章 三重逻辑	21
一、一般数据:数字资本的本体论	22
二、虚体:数字资本的存在论	28
三、数字资本:数字时代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33
第二章 三个思考	39
一、约迪·迪恩:交往资本主义	40
二、克里斯蒂安·福克斯:数字劳动	46
三、斯尔尼塞克、威廉姆斯:加速主义	51
第三章 数字权力	57
一、数字权力的崛起	58
二、数字资本的权力	63
三、权力与新社会存在本体论	68

第四章	数字对象	73
	一、自然与社会:现代体制下的“似自然性”	74
	二、拟-对象与行动者网络理论	80
	三、走向数字对象理论	87
第五章	虚体	95
	一、影:从身体到虚体	96
	二、被编码的物和数字辩证法	100
	三、被异化的虚体	106
第六章	数字异化	112
	一、对象性活动的分离	113
	二、物的中介	119
	三、数字异化的兴起	124
第七章	数字身体	131
	一、从身体现象学到数码现象学	132
	二、被颠倒的提线木偶	138
	三、拟-生命与游戏的身体	144
第八章	数字生命政治学	150
	一、人口统计学与生命档案化	152
	二、算无遗策:算法治理和潜在性的消失	158
	三、新神圣人:算法裂隙中的流众	165
第九章	数字货币	172
	一、铭文:所有物的记录形式	174
	二、封印的象征:货币装置的组成	180
	三、分散式簿记和数字签名:走向数字货币	185

第十章 数字资本	193
一、从产业资本到数字资本	194
二、一般数据及其生产	199
三、数字资本的政治经济学	205
第十一章 数字再生产	211
一、从可说性到可数字化	213
二、复制与增补:再生产的数据化	218
三、数据生产关系的再生产	223
第十二章 数字社会主义的可能性	230
一、无用阶级:无产阶级的新形态?	232
二、人工智能与新社会主义计划	237
三、新控制论与未来的社会主义	243
尾声:5G、数字在场与万物互联	250
主要参考文献	261
后 记	271

## 序 曲

2017 年上映的陈玉勋导演的电影《健忘村》有一个十分有趣的设定。看似安静祥和，实际上充满着尔虞我诈、明争暗斗的裕旺村（“欲望”的谐音），有一天突然来了一位云游四海的道士，自称天虹真人。他随身带来的一件法器，叫作“忘忧”，他称这是一件周朝流传下来的法器，具有异能。其中一个基本功能是，可以抹除人们那些不堪回首的记忆，让人忘掉记忆中的烦恼。第一个试用这个功能的是村民林金财家的娘子乌云，她憎恨自己的丈夫，又与村里的刘大夫好上了，刘大夫给她一包毒药准备毒死林金财，但是阴差阳错乌云却毒死了女主角秋蓉的丈夫朱大饼。所以，乌云要求抹去这段烦心的记忆。后来村子里的人逐渐都来找天虹真人抹除记忆。之前抹除记忆和忘记忧愁是出于村民自愿，后来由于大多数村民都抹除了记忆，剩下的没有抹除记忆的人成了另类，如村长和女主角秋蓉，他们便被要求强制抹除记忆。此外，之前要求抹除的记忆不过是每个人记忆中的烦忧的内容，但是，随着大家都来抹除记忆，所有的独特性的记忆都被抹除了，每一个人都被还原为一个特殊性的存在，用法国思想家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的话来说：“每个人的独特性被还原为特殊性。而这就是各种共同体类型的基础。”<sup>①</sup> 换句

---

<sup>①</sup> Bernard Stiegler, *Symbolic Misery Vol. 1: The Hyperindustrial Epoch*, trans. Barnaby Norman, Cambridge: Polity, 2014, pp. 5-6.

话说，抹除记忆、忘记烦恼的工具性操作，虽然不能被视为对人的生命的戕害，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忘忧”工具的抹除操作的作用就在于，将人还原为一个基本框架下的存在，任何背离于这个框架的记忆都必须被抹除。此外，天虹真人在抹除了所有人的记忆之后，将自己装扮成新村长，并自己起名为田贵。他给大家讲了一个神话故事，说是村长拯救了所有的村民，村民现在的幸福生活都来自村长的恩泽，而村民每天需要在一个仪式上唱着村长的颂歌，借此来维持村民共同体的存在。这样，之前尔虞我诈、钩心斗角的裕旺村，在“忘忧”机器的操纵下，变成了一个和谐的村子，每一个人都可以共同在对村长田贵神话的颂歌中维系着长久的宁静祥和。

其实，在“忘忧”机器抹除记忆的操作之外，村长田贵的另一个举动，往往会为观众所忽视，而这个举动，对于裕旺村的和谐同样是不可或缺的。这就是：一旦抹除了记忆，每个个体实际上丧失了独特性区分的可能。我们不可能再根据阴险狡诈来识别老村长，根据吝啬贪财来识别林金财，根据招蜂引蝶来识别乌云，如此等等。人与人之间的自然区别，在抹除记忆的同时也被抹除了。林金财与刘大夫之间很难有一个明确的区别，每一个人在“忘忧”的操作下都变成了列维纳斯式的无脸之人，在裕旺村中只有抽象的躯体在来回游动。用法国技术哲学家吉尔贝·西蒙东（Gilbert Simondon）的话来说，这是人的个性化（individuation）机能的丧失，而斯蒂格勒直接将这种个性化的丧失与当代资本主义前提下工人阶级的存在状况做了一个对比：“工人不再是一个技术性的个体，因为机器已经让其行为标准化。这样，他变成了无产阶级。机器本身变成了技术对象，而工人不过是一个奴仆。”<sup>①</sup> 个性化的消失，意味着工人的独特性从内部被掏空，他们仅仅

---

<sup>①</sup> Bernard Stiegler, *Symbolic Misery, Vol. 1: The Hyperindustrial Epoch*, trans. Barnaby Norman, Cambridge: Polity, 2014, p. 49.

成为一种在新的自动化装置之下的无差别的无产阶级。在裕旺村里，被“忘忧”抹除了记忆的村民，无论之前的身份是贵是贱，都无一例外地成了操作“忘忧”机器的田贵的奴仆，田贵的到来直接让裕旺村经历了一次“启蒙”式的洗礼；在村长田贵的“启蒙”神话下，村民的无差别化的抽象，实际上让他们丧失了直接感受裕旺村中的现实的能力，一切生活状态，必须经由田贵的“启蒙”神话才能得到理解。

而在这个神话框架下，最终的问题是，村民们彼此间仍然存在着区别，但是这种区别已经不是之前的独特性区别，而是特殊性区别，即在一个可以计数的坐标系下进行的编号操作。对于所有的男性村民，田贵给他们分别以天干中的甲乙丙丁……编号区分，而对于女性，则画上了不同的花瓣，分别标示为一花、二花、三花……如此等等。尽管在列维-施特劳斯的人类学研究中，也曾提到原始部落会通过文身或文面的方式，将血缘关系和谱系学的相关信息，在统一结构语义学之下，在文身的花纹和数量上体现出来，但是《健忘村》中的数字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村长田贵的操作并不是为了展现裕旺村中的自然的血缘谱系，相反，这个谱系恰恰是田贵必须要抹除的东西，抹除他到来之前所有的自然的与社会性的人际关系和血缘关系，包括夫妻关系、邻里关系、父子关系等。田贵的操作是超血缘的，田贵从甲乙丙丁……的编号一开始，就没有打算按村子原有的人员结构来计数，换言之，之前村民的既定结构是无法理解田贵的计数操作的。我们可以说，田贵的计数操作是一种统计学式的操作，是在完成对村民生命的抽象化处理之后，即实现了他们的生命从独特性还原为特殊性之后的操作。在这里，更近似于田贵的操作的是福柯意义上的生命权力和生命政治学，有趣的是，福柯谈论生命政治学的起点正好是一个计数性的操作：人口统计学。

在1976年的法兰西学院讲座“必须保卫社会”中，福柯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他的生命权力（*biopouvoir*）和生命政治（*biopolitique*）概

念。在福柯那里，生命政治是一种全新的治理技术，这是一种针对人被抽空独特性内涵的肉身化的技术，而不是直接针对人的生命的技术。对此，福柯说道：

在这个权力的新技术之中，在这个生命政治学之中，在这个建构的生命权力之中，到底是什么呢？刚才我跟你们说到两个词，即如出生率和死亡率、再生产比率、人口的繁殖等等一类的整体过程。我认为，在18世纪下半叶，出生率、死亡率、寿命这些过程，与所有经济和政治问题相联系，构成了知识的首要对象和生命政治学控制的首要目标。不管怎样，正是在这时，由最初的人口统计学对这些现象进行了统计工作。<sup>①</sup>

福柯的这段文字已经成为对他的生命政治学说的最经典的说明。在这里，福柯明确强调了生命权力和生命政治学的诞生与人口统计学计数操作之间的密切关系。不过，福柯更为重视的作用是生命的权力，通过生命政治的装置，变成直接作用于肉体的权力，生命的独特性被抽空，只剩下无法与其他对象相区分的肉体，这个被还原为人口统计学界面上的肉体，只有在计数的时候才有意义。在随后一年的讲座“安全、领土与人口”中，福柯再次强调了生命政治与人口统计之间的关系：“因此有两个层面的现象。……一个属于政府的政治经济行为，这是人口的层面；而另一个层面是各种各样的人的层面，人口与此无关，应当得到治理，应当得到控制。”<sup>②</sup> 福柯表明，在独特性层面上的、不可计数的杂多个体是不适宜治理的，为了可以让政府进行治理，尤其是在政治和经济层面上进行治理，就必须对他们进行计数、进行统计，将杂多的个体还原为可以计数的人口，这正是福柯意义上的将生命变成肉体的生命权力，也是村长田贵应用甲乙丙丁……来治理村民

---

① [法] 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29—230页。

② [法] 福柯：《安全、领土与人口》，钱翰、陈晓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3页。